翠袖乾坤　查小欣

# 羅志祥澄清性病疑雲有後患

羅志祥（小豬）日前被網友惡搞，傳他身患性病，說是由朋友的朋友的爸爸，一位泌尿科醫生透露的，繪聲繪影。

儘管小豬努力闢謠，謠傳仍不脛而走，甚至有電視名嘴在節目中大肆談論，他不堪被消費，又為安撫受傳聞困擾而生氣的媽媽，最重要是向外界徹底澄清，於是小豬決定公開出示健檢診斷證明書，強調從二〇〇五年到二〇一〇年十二月間，「接受包括泌尿科檢查，均未發現傳染性皮膚病變」，以證明清白及正視聽，小豬的經紀公司也發表聲明，若有媒體再散佈沒有根據的謠言將會提出控告。

正如小豬媽媽說，「就算沒有做錯，也要勇於面對，才是真男人。」可是此舉卻會為小豬帶來後患無窮，事關網友隱形，他們在暗小豬在明，隨時隨地都可以惡搞小豬，且可以一次比一次離譜，他們坐在電腦前花一刻鐘作個荒天下之大謬、殺傷力一百分的故事，竟得到小豬勞師動眾，浪費時間精神去澄清，那份惡搞帶來的成功感完全滿足網友的壞心腸，羊群心態，其他網友又亂炒作謠言，實在是把小豬當玩具般。

好像之前被網友亂爆吸毒，小豬也第一時間去驗頭髮、驗尿液，將檢驗報告公開，證明清白，今次便傳患性病，他又極力澄清，下次若果傳他破產，他豈不要捧出全副身家證明自己經濟良好？

問題是，一次兩次都認真澄清，第三次放棄澄清，就好像說今次是真的了，小豬現在已騎虎難下，被黑心網民牽着鼻子走。

小豬大可參考香港藝人的澄清方法，先出一個嚴正聲明為自己正視聽，再發律師信告對方，並提警告，誰轉載、散播謠言，必告。

至於一切證明如驗身報告，只給廣告客戶審閱，力證傳聞是一派胡言，保住代言人地位已足夠了。

天言知玄　楊天命

# 正視熱錢危機

《道德經》第六十三章教人要「圖難於其易」，意思是指應付難題的最好方法，是在它們變成困難前，便及早將它們治理。例如只要把放在手邊的水杯移開一點，那麼便能化掉它被打翻的危險，免卻要清理一枱濕透文件的麻煩。

「圖難於其易」這五字說來容易，要切實地做到其實非常困難，皆因人性中包含惰性，尤其當問題爆發時代價與自己無關，我們更特別容易鬆懈，對危機掉以輕心。

早前內地的官方媒體央視推出一系列報道，指大量熱錢正囤積香港，準備衝擊內地股市，香港高官們紛紛出言反駁，指言論表面化兼毫無根據，皆因兩地均有嚴謹的制度把關，香港亦有防範熱錢過度炒作的機制，但天命倒想問問若市場一旦因熱錢的去留觸發危機，最後受苦的會是誰？而熱錢又真的難以嚴重影響本港嗎？

坦白說，根據我在運程書內的占測結果，明確指出兔年香港的經濟將因炒家的騙財伎倆而嚴重失財（第十六頁啟示二），引發股市大升大跌的大調整（第十七頁啟示三），禍患的源頭乃是始於金融大鱷對香港的虎視眈眈（第十七頁啟示四）——我們當下其實正處於危機邊緣！

若香港市場一旦受到大鱷衝擊，最後誰會為香港「淪為提款機」而付出代價？正正就是「血汗積蓄被榨乾的普羅大眾，只餘滿面的眼淚」（第十七頁啟示四）！

老子的哲學教人要「無為而無不為」，正是指做人要先知先覺，小心翼翼，杜絕所有危機爆發的可能性，最後才能達到無為。天命希望港府不要將無為的意思誤解為「什麼也不做」而低估各種潛伏的危機——若想避免禍患發生，是時候踏實地實施各種有效的防禦措施了！

琴台客聚　彥火

# 父女情、女兒心

柏楊原被台灣國民政府判十二年有期徒刑，後來改判八年，原以為刑滿八年即可出獄，不曾想厄運再次降臨，柏楊被送至綠島指揮部——一個令人聞風喪膽之地——囚禁嚴重政治犯人的監獄，進行軟禁，美其名「讓他擔任教官」。

這一期間，在一位同情其遭遇的感訓組長的幫助下，柏楊在綠島見到了自己分離八年的女兒，他以長詩誌記如下：

千里來探父／父迎乍邂逅／茫茫兩不識／遲遲相視久／父驚兒長大／兒驚父白首／相抱放聲哭／一哭一內疚／父舌舔兒額／兒淚染父袖／睹兒思往事／利刃刺心藪／舊創初結痂／新創再毒毆／痴痴望兒面／父心淚中抖／環島踏勝迹／汗濕裳衣透／兒或挽父臂／溫泉洗雙掌／絕壁聽海吼／高崖攀燈塔／佛洞卜神佑……

二日匆匆過／留計苦無有／兒自凌空去／父自歸窗牖／再視兒睡處／撫床淚如漏／小徑仍似昨／父影獨佝僂／重見尚無期／念兒平安否／自愛更自重／莫貽他人口。

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，柏楊入獄，女兒佳佳只有八歲，四年後（一九七二年），佳佳十二歲，開始和爸爸通信一直到一九七七年柏楊出獄。這六年間父女書信的來往不綴。後來這些書信彙編成冊，題為《柏楊在火燒島——寫給女兒的信》。

柏楊曾寫道：「人類最大的特徵之一，就是對兒女愛護的時間太大，而且愛護的簡直沒完了。從兒女呱呱墜地，直到兒女老死。更一直延伸到兒女的下一代，再下一代，以及再下下一代，再下下下一代，無不十指連心。」

柏楊這場牢獄之災讓其家庭破碎，是柏楊最感痛心的事。

柏楊坐牢不久，他的妻子倪明華便離他而去，他心愛的女兒佳佳（郭本明）跟他的媽媽與一個叫叔叔的人一塊生活，小小的心靈填滿抑鬱和不安。

柏楊臨釋放前，又被軟禁了一年多之後，父女兩人幾乎變成陌路人。

佳佳在父母之間，難免處於兩難局面。她在給爸爸的一封信，曾訴苦道：「在我與媽媽之間好像有一層無形的隔閡，她不了解我，我更不了解她。」

柏楊覆信安撫女兒道：「爸爸想告訴你：要學習忍耐，貧苦家的孩子所以都前途無量，就是因為他們自幼就學會了忍耐。痛苦是無盡的，要一直到眼淚流枯，變成笑容，才是人生。」

沒想到，柏楊自己與佳佳之間，也逐漸形成一道鴻溝。

柏楊在自傳中曾平淡地說：「我突然被釋放，回到台北，使佳佳難以適應。」

據台灣作家李心怡在一篇文章寫道，真實的故事卻是「剛出獄的柏楊為了彌補女兒而帶她出去吃飯，女兒卻故意刁難他要求上高檔餐廳，但剛出獄的柏楊沒有那麼多錢，女兒因此譏笑他，他只好討好女兒說『不然你想買什麼我買給你』，佳佳卻走到衡陽路的錶店說要買名牌手錶，柏楊還是買不起，他低聲下氣地跟女兒道歉，但女兒丟下一句『你就是做不到』，然後轉頭就走。」

這件事讓柏楊心裡受到很大的創傷，他有一次講到這段故事，竟老淚縱橫，聽者無不一掬同情之淚。

還幸到了晚年，佳佳終於明白老父的苦衷，盡釋前嫌，遠涉澳洲的她，攜同孫女來台灣探訪爺爺，使柏楊老懷開心不已。

這段父女情經過時間之河的洗刷，越益牢固不移，是柏楊老年最堪告慰的事！（下）

百家廊　趙堅

# 安城遊記

安城距離名古屋約八十里，是戰國時代三河國的腹地，兵家相爭頻繁，留下不少大小戰役的遺跡，供後人憑弔。筆者因為研究課題的關係，近來對尾張、三河中世的史跡多所留意，因為安城是松平德川家族霸業的發祥之地，其殘留文物和史跡，多與松平一族攸關，所以頗為留心。

史傳松平家族的初祖親氏，十四世紀中葉，崛起於西三河北部六所山的山谷間，因其四環多植松樹，所以就用松平名其村落，親氏的祖上便襲用松平為姓氏。傳到兒子泰親一代時，松平的勢力漸漸茁壯，漸漸不能安於在偏僻山間躬耕隴畝的生涯，開始志在向山下平野尋求發展。泰親於是帶領兒子信光一支，下山南向，遷徙於岡崎的北巖津，在彼處築屋定居。信光長大後，彪悍有力，參與平息郡內紛亂，開始在地方嶄露頭角。稍後以武力東進，越過矢作川，在文明三年（1471）奪取了和田氏經營了三十年的安祥城，成為新的城主。安祥城後來簡稱安城，其後親忠、長親、信忠和清康四代，先後五十餘年在此養精蓄銳，乘勢待發。

根據記載，舊安祥城初建於室町中期的1440年，城基為一座平丘，其北面有一片繁茂的森林帶，所以有別稱「森城」，東南西三面為濕地和稻田，植秧時節，遠望水田之上的城堡，恍若一座「浮城」。舊城的遺址，如今地形平曠，周圍既無水田，亦乏溝渠，易於攀登，遠遠沒有後來松平一族遷居的岡崎城險要。江戶時，在舊址蓋建了一座淨土宗大乘佛寺和另一座八幡神社，兩處至今香火繚繞。據說佛寺北角有一口「風呂井」，是汲水洗澡之處，為安祥城殘留的唯一遺物。井口方形，外觀古拙，四邊井石已給井繩磨蹭得平滑光亮。繞寺有一條溪流，寬盈數尺，溪底佈滿大小石，流淌着一渠活水。溪流內側為一排山茶樹，雖然序屬歲末，而山茶花正在盛開，紅色花瓣隕落於溪中，隨流漂移。溪流高下處，水聲潺潺，宛若細語，彷彿斷斷續續在向遊人訴說前代舊事。

到了第七代清康氏時，松平一族已經成長為三河地區的最強勢力。享祿四年（1531），清康佔據了岡崎城，隨即加以擴建，作為西進尾張的據點。當時尾張大名織田信秀勢力最盛，覬覦三河，而駿府大名今川義元欲與爭鋒，兩雄之間，兵禍連結，夾在中間的清康、廣忠父子，只好選擇與今川結盟，對抗織田。首當其衝的安祥城，成為攻防拉鋸戰的焦點，歷時九年，安祥城數度易手，桶狹間戰役後，受到兵火嚴重損毀的城堡終被廢棄。

■安祥城址。網上圖片

據說安祥城首次被織田軍攻陷時，近處寺廟有一位叫善惠的法師，奮起抵抗，執長刀阻擋尾張的兵丁。法師有武功，所向披靡，驚動了尾張大帥織田，親自召集槍手，環繞善惠，放排槍將其戕殺。善惠的遺體洞穿如蜂巢，有村人將其瘞埋，並在墳上簡單立了一塊木標。舊傳陰雨日常見螢火出沒城址，村民附會說是善惠的魂魄來歸。明治的時候，其墳所在的山主山口氏，為善惠事跡所感動，重新為其樹了一塊石碑，鐫文記敘法師的勇武行狀。鎌倉、室町時代，寺院勢力昌熾，僧人常常干涉俗政，並不惜與地方守官以及豪族齟齬，因此寺僧中多有好武善戰者，跡近唐宋時的武僧，善惠就是其中一員吧？另一方面，中世豪族子弟，也多與寺院有糾葛。安祥城拉鋸戰役的雙方主角，今川義元少時曾經出家為僧，織田信長也有「法師」之號，而且豪族皆有家寺，其主持往往參與機要，可見寺僧的權重。再說我國古時雖有習武的寺僧如少林出家弟子，但往往只是為了強身和護寺，很少聽說有熱衷於山下的世俗政治、甚至進而下山干政的。

筆者以為安祥城攻守戰的意義，在戰國時僅僅次於後來的「關原之役」。何以見得？一是其歷時之久，雙方消耗之大；二是松平家第九代城主家康（即後來的德川家康），正好在其時度過了艱辛顛簸的童年，對其後來人生影響非常重大。清康在擴建岡崎城時，不能善待部下，大概催逼太過，導致家臣反亂，清康在亂中被殺，其子廣忠被擁為城主。拉鋸戰開始第三年，即天文十一年（1542），家康在岡崎城內出生，乳名「竹千代」。兩歲時，其母舅刈谷城主水野信元氏倒向織田，其父廣忠在今川義元的脅迫之下，將家康生母於大氏休回了母家。家康六歲時，廣忠為了維持和今川的聯盟，同意將其兒子家康遣送到今川本據駿府去做人質。不幸遣送途中，遭遇織田軍被俘送斬，當時軍中少公子織田信長可憐其稚弱，向父親信秀陳情，家康得以倖免。次年春天，廣忠也因事為家臣所殺，被囚的家康便以童稚之年，突然成了松平九代主。這一年的冬天，今川軍克復了安祥城，俘虜其守將信廣，而信光則是信秀的長子，信長的長兄，織田家的接班公子。因此兩邊一議，就用信廣對等交換了家康。家康雖然回到岡崎做了少年城主，而仰承今川的鼻息度日，則毫無變化。家康小心翼翼，以進貢等方式，刻意討好今川，隱忍苟安，一直到成年的十九歲。

當家康出生時，戰國大名間的紛爭正烈，天下秩序蕩然，擁有武力的，憑力氣立足，欠缺武力的，以謀劃營生，結果氣力不足或用罄後，屬下作鳥獸散；謀劃不逞或無以為繼時，追隨者各自謀生。家康不幸生長於戰國紛爭的漩渦之中，兩歲失母，七歲失父，做人質寄人籬下，夾在強鄰之間，跋前躓後，一直看人顏色，以定進退去從，其最大的功夫當然是「能忍」了。家康「及冠」之前的生活，彷彿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」，完全實踐了孟子所謂的「苦其心志、勞其筋骨」的考驗。

民間故事相傳「戰國三傑」曾經一度相聚，以「杜鵑未鳴」為題賦詩。織田信長說「不鳴則殺之」，透出霸主本色；豐臣秀吉稱「不鳴則誘其鳴」，呈露其謀略功夫；德川家康謂「不鳴則待其鳴」，其隱忍過人的性格特徵，溢於言表。故事當然出於附會，卻有「阿堵傳神」之效。信長叱吒風雲，雷霆震怒，鮮有能摧阻其鋒芒的。他先後制壓毛利、殲滅武田、陳兵京都、威震天下，但是手下一將叛亂，倉促不及應付，結果只好在本能寺裡自刃了斷。秀吉多智，謀定而動，很少有失算之時。他平定四國、九州，四方大名，惶恐聽其號令，因而謀向島外伸張勢力，結果兵敗朝鮮，抑鬱而死。這兩位戰國頂尖武將，最後都不能成就大業，多少和「不能忍」有關聯。

再看德川家康，看他趨走於今川麾下，仰事他十餘年而不露慍色。今川在桶狹間戰死，家康立即與織田媾和。後來在小牧、長久手戰役兵敗，他又和秀吉媾和，不惜稱臣於秀吉。等到秀吉一死，傳位給幼子，家康又隱忍十餘年，直到所積足夠厚實，然後始展宏圖，終於在關原一役，擊破石田西軍，統一日本，開了江戶兩百五十餘年治世。家康能完成織田和豐臣的未竟之局，究其主觀原因，大概是能忍吧？要追溯其「忍功」的養成，大概是在安祥城九年之役時期吧？如果沒有安祥城的紛爭，家康很可能只是一名「安樂公子」，鐘鳴鼎食，充其量也只是一大名而已，哪能肇始像江戶這樣日本歷史上最長的清平格局呢？

能忍是一種大功夫，不過唯忍也不能成大德。家康之能忍，大概是有所待吧？正因為其有所待，當「時不我予」時，就隱忍度日，徐圖所為，等待時機。「應仁之亂」後，未過百年，室町幕府式微，各地豪強競起，攻城略地，天下紛擾，拉開了戰國紛爭的帷幕。家康生於其時，親歷各類超常的災難，和平秩序之世，大概就是他的「所待」吧？進而也是他的「使命」吧？當他周旋於群雄之際，一再陷於危殆，以其能忍，終於轉危為安。一旦時機成熟，如面臨關原之戰時，他又能發揮勇武智謀，盡顯英雄本色，最終能完成使命，實現「所待」，向世人證明他並非以「忍」苟全亂世之輩。有「待」才能「忍」，所以家康「所待」愈大，「所忍」就愈深。一「待」一「忍」，是家康性格的最好概括。

當我在安祥山前佇足時，正好夕陽西倚，綺霞滿天，大乘寺裡的梵頌之聲，嫋嫋遠引，一派祥和景象，很難想像四百年前的煙熏火燎和刀光劍影。離開安城後，車經刈谷，特地在歷史名所「椎之屋邸」稍停。椎樹，我國俗稱柯樹。家康生母於大（後稱「傳通院」）被休後，遣歸娘家，其兄信元安置她在此居住。因為木屋掩隱於柯樹叢中，所以得名「椎之屋邸」。相傳於大常常盤桓於樹下，聽風聲鶴唳，消遣時光。她一定在樹間見過母鳥哺幼、稚雛呼母的光景吧？世事無常，宛如南柯一夢，於大返歸母家時，已為人母，見此情景，不知她如何感傷？其時薄暮初臨，暝色漸起，讓人覺得有了幾分寒意，不敢流連，就驅車歸道。途中一再恍然聞得雛唳之聲，縈迴腦際，再三揮之不去。

**（作者趙堅，大阪常磐會學園大學教授，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）**

生活語絲　吳康民

# 台北花卉博覽會

十一年前，曾去昆明參加一次世界園藝博覽會，那是特區成立後第一次組團參加內地的大型活動。代表團由當時的特首董建華擔任團長，我是副團長之一。我對花卉一向沒有太大興趣，所以博覽會的展覽內容如何，至今毫無可供回憶的片斷，不過接觸的人物卻印象頗為深刻。如當年雲南省長李嘉廷主持招待宴會，和香港代表團座談。此人後來卻因貪污腐化而被判極刑處決。又如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，也是在那一次見面，並拍了合照。當年他似乎還沒有參加解放軍，而今已是一位將軍了。

最近一次去台北，主要是觀察台灣的五都選舉，行程排得緊緊的。最後一天下午回港，上午便順便去看一看台北的國際花卉博覽會。這個「國際花卉」和十一年前「世界園藝」，大概並無聯繫，展出的同是以花卉為主。我不是惜花的人，香港的花卉展覽，都沒有去看。有一次去荷蘭旅遊，也碰上花展，只是匆匆走過，也沒有什麼特別印象。這一次到台北，適逢其盛，也就順應「潮流」吧。

果然人潮湧湧，那天是星期天，進場要排隊，各場所更是長龍處處，於是只好在大門廣場先看看高山民族跳舞。會場內共有十四個展覽館，十四個「花花世界」。內地來參展的有「上海庭園」和「西安庭園」，這是在館外，不用排隊。但去過西安和江南的，早已領略西北風情和江南水鄉，便覺得沒有甚麼特別。旁邊的「爭艷館」，是規模最大的，也是人龍最長的。據說此館完全呈現台灣在花藝、園藝、造園景觀、生物科技等的雄厚實力，也打造了精緻繽紛的展示空間，可惜排隊需時，未敢乾等。

有些年輕的團友，便鑽去各類展館見縫插針地去觀賞了。我們幾位年長的只好在紀念品旗艦店和「迎客坊」流連，倒也買了不少紀念品和紀念郵票，算是為這個博覽會作些貢獻。

台灣人的紀律精神和清潔習慣應該一讚，排隊不混亂，地面頗乾淨，值得港人學習。

隨想國　興國

# 夏日

讀大學住在宿舍時，同寢室有一位高年班的同學，外號叫獅子，卻是一頭睡獅。因為他整個冬天，幾乎都是蓋着棉被，睡在床上不願起來。他說，沒有什麼事情，比在暖暖的被窩裡更舒服了。曾經問他，整天的睡，不會頭痛嗎？他說不會，頭腦反而更清醒。又問他，就這樣睡到什麼時候？他說當夏日來臨，他就變成一頭活潑生猛的獅子了。

想起這頭睡獅，因為聽了一首樂曲。樂曲名字就叫做「夏天」，作曲者是日本的久石讓。這首樂曲，是北野武導演的電影《菊次郎的夏天》的主題曲。我沒有看過這部電影，知道這些，是去聽「久石讓音樂會」時，看到場刊的介紹。場刊還說：「樂曲以一段賞心悅目的撥弦開始，緊隨的是由鋼琴奏出的美妙旋律，是一程清新的夏日之旅。」

整場久石讓音樂會的音樂，都非常動聽。比如以非洲民族音樂為主旋律的「原點一九八一至二〇〇九」、「禮儀師之奏鳴曲」、「魔女宅急便」、電影《千與千尋》的配樂「某個夏日」，都觸動人心。不過，我特別喜歡這首「夏天」，不但帶給我清新的夏日之旅，更帶給我夏日的壯麗，讓我想起夏日的翠綠群山，讓我想起夏日的淙淙溪水。在天氣剛變冷的冬日，聆聽久石讓的「夏天」，確實是愉悅的體驗。不過步出文化中心，迎人的不是陽光，而是璀璨的聖誕燈飾和寒冷的空氣。假如是白天的音樂會，聽完後走出會場，讓溫暖的陽光灑遍全身，那種舒適的感受，相信是無與倫比的。

路地觀察　湯禎兆

# 思考共犯文化

我曾經不止一次提及，香港文化的核心價值是偽善，背後的基準乃共同浸淫在共犯文化的社會氛圍中。最近中大新傳刊物《大學線》策劃了一個專題，剖析「補習社奪A數目成疑」的來龍去脈。我最關心的並非補習社的花招，說到底那早已屬彼此心照不宣的公開「秘密」，反過來採訪學生如何去面對補習社的利誘，更加來得切中共犯命脈。

補習社的招數其實人盡皆知，就是在放榜後搜刮奪A學生名單，然後以電話攻勢加上現金獎來招徠照片及成績單作廣告之用。採訪指出，不少補習社可能竭澤而漁，連只上過一堂半堂的學生也不放過，總之可以和補習社扯上一鱗半爪關係的優秀學生，也主動吸納招納以壯廣告聲威。而在訪問中，的而且確有不少同學承認沒有怎麼去上堂，甚至認為課程無甚作用，但面對利字當頭的誘惑，自己早已乖乖遞上成績單去換取金錢回報。

是的，當中委實難以追究任何法律責任，但更重要的是從中揭示出學生對個人的誠信着實不甚了了，而且更加不介意成為人云亦云跟紅頂白助燃盲目補習風氣的幫兇。我們慣了指指點點，對眼前社會的一切不義動輒痛斥，建構出人盡皆見的批評文化，可是永遠對自己寬鬆姑息，心中總有不同的量尺把弄自娛。嚴格來說，以上的行為已屬一種協助他人從事欺詐活動的行徑，只不過法律條文不一定可以成功執法而已。

那便是我們身處的共犯社會——學生對補習社而言是直接的消費者，而且也對補習盛行的風氣有深刻感受，然而過橋抽板的心態卻清晰可見，一旦考得佳績高中便立心你死你賤。似曾相識，對嗎？那便是梁展文的縮影版，我們的社會不折不扣反覆灌輸教導大家要見風駛舵、過了海就是神仙、有錢放在面前為何不取等的核心價值。而前提是：反正人人都不介意，指鹿為馬的教材無日無之（梁展文對報告的回應堪為當代範文經典），大家也不妨一起「共犯」下去。